

黄龙岛轶事

■陈汉忠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上午,一场超过12级的特大台风袭击了黄龙岛,从悬崖下卷起的巨大海浪把工作室窗户冲开,无情的海水灌进了机房。

“鸣枪告警!”值班的应排长当机立断喊道。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枪声在小岛上空回荡。

枪声惊动了山崖背后的连队官兵。不好!5号阵地有情况。林连长一马当先,官兵们紧紧跟随。连队驻地到5号阵地要跨过一道岩沟。当他们奔到被海浪冲断了的水泥桥头,发现深涧挡住了去路。林连长一边命令战士回去搬木料搭桥,一边急中生智把长绳子拴在一根石柱上,两手抓住绳子越过深涧,跌跌撞撞地爬进了风雨飘摇的雷达机房。

很快,后续的官兵们在深涧上架起了木桥。从5号阵地通过木桥到连部,排满了传递雷达部件的官兵。风浪一次次地把传递部件的队伍打乱,可官兵们又一次次在风浪中站起。

惊涛骇浪中,重要机件一个个被传递出工作室。突然一个遮天盖地的巨浪压过来,“轰”的一声巨响,林连长和在工作室的战士们连同塌下来的石块,一起被卷进了大海……

林连长被海浪卷走了,应排长也被海浪推进深涧,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腿上,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山涧。腿断了,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一点也动弹不得。可他手里还紧紧抱着雷达接收机。操纵班长董玉功也被海浪卷到山岩下,见应排长受伤,他用力支撑着爬到应排长身边,想扶排长一起逃生。可面对随时袭来的海浪,应排长只把手里的雷达接收机交给了董玉功,急促地喘息着说:“快把它送上去。

快,往上爬,这里危险!”

见小董不肯走,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不行了,何必作无谓的牺牲呢?……这是命令,你要坚决执行”。

面对应排长坚毅而又深情的目光,董玉功哭着艰难地攀上石崖,又是几个大浪。回头一看,山涧下的应排长和那块大石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林连长和战友们再也没有回来,19位青春勃发的身躯永远融进了大海的怀抱。数天后,在驻地政府和渔民的大力协助下,才打捞回来3具烈士遗体,战友们在小岛上最醒目的地方,为19位英烈修建了一座坟墓。

黄龙岛静静地横亘在祖国东海的最前哨,当年的雷达阵地建在一座小山头的南坡,也许是海风吹拂,水土流失的缘故,阵地寸草不生,只有裸露的岩石和一道深深的岩沟。我们顺坡而下,脚下,乱石嶙峋,涛声阵阵,远处波涛汹涌,海天一色。不远处,一座临海而立的巨大山岩,被一道深深的岩沟隔断。

为我们做向导的村支书袁松跃指着几个打入岩石的钢筋桩说,这是当年19位英烈架桥抢险的地方。前几年,几位当年参与抗击强台风的老兵回来,就在这,他们面对大海,号啕大哭。

我们的心再次被震撼了。望着对岸那块岩石上依稀可见的雷达工作室遗迹,还有几朵不知名的小花在岩缝中倔强地绽放,仿佛是19位英烈不屈的身

影依然守卫着祖国的万里海天。岁月的车轮走到了今天,回首先烈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作为后来者,我们唯有记住他们,记住那些在企盼人民军队强大中默默献出生命的英烈们。因为在飘扬着的八一军旗下,也有他们殷红的血。

在烈士墓前,我把一束鲜花摆放在墓碑前,同行的战友点起几支香烟。阳光下,涛声阵阵,香烟袅袅。

静静的黄龙岛。我无从考证这突兀的山岩曾经历过多少次风浪的冲击,也无从考证曾有多少雷达官兵把自己的青春和欢乐、汗水和鲜血抛洒在这荒芜的小岛上。只有一点无须考证,那弯弯弯曲通往山巅阵地的石阶路,是老一辈雷达兵骨肉刻在岛礁上的符号,是生命写在蓝天上的诗行。那曾托举雷达天线日夜旋转的岩石,那从阵地通往连队营区的沟沟壑壑,坎坎坷坷,还有那座被树木掩隐着的坟墓,在阳光下跌宕起伏,交相辉映,仿佛是一部让人终身受益的教科书。她用无声的语言向我们诉说着大海的宽阔,蓝天的深邃和祖国的重托,战士的责任。

呵,黄龙岛,我将永远记住你的英姿和风采。我在雷达阵地上捡拾了19块神态各异的礁石,还有扎根在岩缝中的无名小树,我要把对黄龙岛19位烈士深深的思念带回南京,摆放到正在建设中的东部战区空军军史馆。我们还要在浸透着烈士血汗的泥土里,栽种下曾扎根在黄龙岛雷达阵地上的无名小树。把这个渐渐被遗忘的故事再一次清晰,让更多的人心中铭刻英烈的初心和壮举。我想,秋冬春夏,英烈们的在天之灵一定能看到一支强大的军队正沿着他们当年的足迹走来,向胜利走去。

心甘情愿寂寞的勇士们。

山,从有名山到无名山,可谓比比皆是。但,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山,有井冈山,夹金山,祁连山,太行山,狼牙山,延安宝塔山,老山……这一座座山,都诠释着一个个悲壮的英雄故事,抒写着一篇篇千载流芳壮美的诗文,他们组成了中华民族脊梁最雄壮的一部分。今天,驻守在祖国东西南北中大山里的年轻战士们,不怕风吹雨打,不畏酷暑严寒,默默奉献……用军人的血性豪情,守护着祖国的青山绿水,用忠诚诠释着新时代军人的百折不挠,勇敢顽强,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听党指挥的强大信念。他们的青春与大山熔铸在一起,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延续着中国大地那些巍峨大山的红色传说。山,其实就是一代代战士的化身,他们在用一个个壮美的故事为大山增加着海拔,延伸着壮美!我热爱大山,热爱一座座大山绵延的无尽山野。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爷爷是山东人,当年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在路上奶奶生下我父亲。1949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脚在东北的黑土小镇。他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4个儿子,却都是读书郎,并且读的很多。父亲在家最小,读完小学读中学,后来又到外省省城读军校,爷爷的4个儿子都离开了黑土地。1949年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干部,父亲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老师。我们这些孙子孙女辈,也统统至少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的女儿也就是我大姐,一举考到省城的大专,毕业后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哥毕业后在本县工作,后来成了县长。一个区区小镇,出了这么多人才,可算大事了。而姥姥家就不同了,我老姨仅仅比我大几岁,小学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男孩女孩没一个读到高中的,和我爷爷家是天壤之别。

从孔孟的故乡逃荒到关东的爷爷,心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根深蒂固,逃荒路上的见多识广,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截然不同。所以,同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产生出两种家风。可是爷爷毕竟也是农民,他想着的是读书,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读了书能使人有出息,过上幸福日子。一天,我正帮父亲干活,累出一头大汗,爷爷却说,这孩子真懒,赶紧写作业去!父亲说他刚刚写完,爷爷说那就再写一遍!他说,孩子不刻苦学习就是懒。我就是爱听琅琅的读书声。见开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会通过奶奶问,夜校她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读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学受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比如,年年被推举为给社里看瓜果的“老瓜头”,他对我能用所学知识帮他修理手电筒、收音机、理发推子这重要的“三大件”分外高兴。为排遣寂寞,也为防偷,爷爷总好白天背着收音机,晚上拎着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传我到瓜果园去修理。我当然招之即去,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搁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会说,让你吃点,是你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我也见过生产队领导叫人捎来公社领导的条子,让爷爷给县干部摘些瓜果送去,这时爷爷绝不求我念那条子,而说他一个大字不识,谁的字条都不认得。印象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可能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觉,没偷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至跑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东西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律条,当然这律条也紧贴父亲的心头。父亲说,虽然反右时他被划为“中右”,但对公家的东西从没伸过手。三年自然灾害时挨饿,父亲带我到很远

琅琅书声一脉香

■刘兆林

的山沟开小片荒,种点高粱,多次路过的农业社苞米地,也没有掰过一个。只听说他曾拿过学校一箱书,那是伪满洲国倒台时,日本人逃跑,父亲在读的学校图书馆被砸烂,许多好书要同日语书一同烧毁,他觉得实在可惜,趁机悄悄藏了一部分,然后带回家。

爷爷和父亲都过世之后,我的独生子考大学,当时我已是当过多年军队作家的转业干部了。关于儿子选哪个专业,我和妻子一致认为读军校文科最好。我知道,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他唯有读书高的理念里,还有另一层意思:写书!这比读书更高!我知道爷爷曾同意父亲去读军校,但父亲没读完,于是父亲才回家乡当教师的。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家风传承的力量。妻子是中学老师,我在戎马生涯从文,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把儿子培养成比较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领,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较长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人。儿子真的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后,又拿到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的人,在强军的路上贡献才智,为更多的人谋幸福。这既随了祖父种下的读书家风,也遂了我们的心愿,又合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国情怀。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万般皆下品是不对的,但是读书确实是一件好事。一想到此,我就向爷爷投去深深的敬意,为他的远见,为他的卓识。

大山·士兵

■樊银生

倚在松树上小憩片刻,满眼苍劲、碧绿的松枝,会使人倦意消失。野草是缠绵的。它会拉住你的衣服,牵住你的腿,末了,还会把几根针一样的草种沾在你的身上,仿佛是一个嘱托。一座座山与一棵棵松柏能叫人想起强者的脊梁。山花和野草送来春风的柔情。

冬天很快就要走了。一场鹅毛大雪,把山野染成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

这是冬末初春的最后一场大雪,照例把现实变成童话。走进这个童话世界,画家会得到轻易得不到的色彩,诗人会找到平时找不见的灵感,农民在瑞雪

兆丰年的喜悦中眺望新年的丰收。

夕阳西下的时候,远山,那错落有致的树木,成了一个裹着棉被线条分明的剪影。夜幕降临,山野会变得更加沉静,能听到大山此起彼伏轻快的呼吸。

一丝暖意吹拂,深山的小路,把人引向山外春天——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春天,淌着小溪的春天。此时,我的心目中突然耸立起一座座铭刻着英灵的山。大山,慷慨地把一束束不知名的山花、一棵棵壮硕的松柏送给那些掩埋在山中的英烈们,送给那些今天依然战斗在深山中为了建设一流军队不忘初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在为东部战区空军筹建军史馆时,一张无意间翻阅到的老照片令我久久无法平静。

这是一张60多年前的老照片,照片已经微微发黄,画面正中,矗立着一座烈士墓碑,碑顶端红星闪耀,碑身上密密麻麻镌刻着19位烈士的名字。落款时间为1957年1月30日。

岁月可以冲淡往事,却无法抹去历史。我知道,在这沉重的墓碑下,19位年轻的灵魂在静静地安息,陪着他们沉睡的一定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去弄清墓碑的来龙去脉,还原那段历史真实。

我要上黄龙岛寻觅遗迹。黄龙岛位于浙江嵊泗列岛海域,与泗礁山隔海相望,岛上山岗绵延,远望似黄龙蟠海而得名。从南京出发,先汽车,再火车,再轮船。终于,我们踏上了魂牵梦绕的黄龙岛。尽管涛声依旧,可世事沧桑。当年的雷达阵地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曾经架设过天线的那块高矗的岩石依然挺立,犹如一位历史老人,饱经风霜却矢志不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注视着蓝色的大海和远方的天空,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60多年前那段感动天地的事迹……

1956年8月1日建军节,雷达连官兵格外高兴,连队上午组织文艺演出,中午又要改善伙食。一大早,连长林财发就派操纵排长应少华带几名战士在5号雷达阵地值班。

山野是空旷的、寂静的;都市是繁华的、喧嚣的。一边是大自然的魅力,一边是现代的诱惑。但是,当你一旦走进大山,却真会产生别有洞天的感慨:那汽车声、那吵闹声,统统的都没有了。只有林涛在春风中的轻柔细语,只有黑白分明的喜鹊,偶尔从山间飞过,唱着吉祥的歌……

山里的初春是绿的。看那松柏,从每一小根松枝上吐露出来的青绿,仿佛是生命蓬勃的旗帜。

欢快的小鸟从一个山头自由自在地飞到另一个山头,小草已露出鹅黄色的嫩芽,缓缓唱着歌儿流向山外。山中有一小块的土地,土地上有收获的痕迹——有麦茬,还有一个戴着草帽、扎着红绸的稻草人。收割的农民已经走了。小鸟们也不会来偷吃粮食。仿佛是一种等待,稻草人却依旧站在路边上翘首山外。来年的春天,深山里又会有播种者来临。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蓝色耕耘

■肖红

船队起航时天空放晴
太阳在天边摇晃
海鸥招手渔歌浩荡
迎春花开成一片海洋
朴素的阳光是明亮的眼睛
一棵桃树伸进我的视野
以消息树的姿势溢出花香
静默抑或歌吟
都如一隅词的仄仄平平
这那点缀春天的事物
有着不朽的热情
叫人想起那些远航的渔民
一年四季的生息劳顿
大海之上海鸟翩翩
海风吹绿梦和心境
海浪奔涌而来又缓缓退去
锣鼓和歌唱淹没于涛声
渔民的脚踏浪浪而过
他们用另一种犁铧
耕耘蓝色的土地
脚深插在波涛之中
勤劳的手指灌满风声
听他们谈笑风生是一种享受
看他们漫步丰收的喜悦
嗅着翻滚的海腥味
如同一种象征
我咀嚼每一滴海水的芳香
心随着海浪一晃一晃
一种类似春蚕对桑叶的感情
与远去的渔船遥相呼应
在春天的土地上耕耘

妈妈的山里娃

■黄慎

我是妈妈的山里娃
在妈妈的背篓里长大
跟着妈妈爬山蹬河
跟着妈妈翻岭过崖
带着妈妈的叮咛和祖国的召唤
朝着山外的远方出发
多少回凝望边陲的天空
摘一朵怒放的木棉花
让思念在心底里滋长发芽
血迹未干的请战书
在夜风中摇曳飘散
寂寥的夜空里隐隐传来
电台忙碌往复的滴滴嗒嗒
多少回痴痴端详猫耳洞口
罐头盒里的那株兰花
把所有的危险都释怀放下

突击队今夜悄然开拔
这一夜爆炸声又一次映红边卡
多少回看流星划过天空
用生命绽放瞬间的灿烂光华
清晨的高地偶尔还有零星
枪声在山谷里回荡
一面被硝烟烧灼斑驳的国旗
在为一名年轻士兵无声哭泣
远在大山深处的妈妈
牵肠挂肚的山里娃
多少回仰望星空默默等待
当春回大地燕归来
蒲公英把根深深扎进土壤
奋力地发芽生长开花
蒲公英的妈妈带着儿女们
展开飞翔的翅膀穿越千山万水
向大山深处的妈妈
捎上年轻士兵的呼唤
即便是天上一秒人间百年
我永远是妈妈的山里娃

向死而生

■温青

这是大别山伸出的一双手
这是烈士伸出的一双手
在烈火中,拽出老人与孩子
享生命与死神交换
一颗平凡而伟大的心灵
大别山岗
为一个平凡的士兵卷作晚晴
亿万中原人,透过烈火看到一个憨厚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以烟火为号
把生命从容交给他人
他最终归属大地
像结好的庄稼
走进饮食男女们的颗颗凡心
永生者如此平凡,李道洲
就是邻家大哥,危难时刻
一直在我们身边

春回大别山

■邱云

抓一把红土地的土
捧在我的心口
望一望亮闪闪的山沟沟
眼里泪水哗哗地流
春风还是那样暖人心
山乡还是那样绿油油
走一走今日的大别山
山清水秀谱春秋
大别山啊,英雄壮志热血铸就
今日春回大别山
依依惜别话出口
挥一挥手让我迈开大步朝前走

守卫和平

■张建林

也许,一座大桥的护栏未被记起,但其给予的护佑,成为每一名行人不能舍弃的安宁。也许,一座坚固的营盘始终默默无闻,但其彰显的威严,构筑共和国牢不可破的屏障。也许,没有战争的洗礼,军人的名字从未被记起,但我们用内心的笃定和精神的坚韧,撑起一个民族崛起与振兴的安定。

和平,从来不是乞求;战争,决不同情弱者。

当改革的浪潮,让我们不得不挥别依恋的家园;当改革的阵痛,让我们不得不经受现实的煎熬;当改革的深化,让我们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亲爱的战友,你们坚毅的眼神和过硬的作风告诉世人,中国军人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退却”!

是你们,始终像一张满弦的弓,引而待发;是你们,始终如一头目光凌厉的豹,蓄势待发;是你们,用忠于职守、备战打仗的默默奉献诠释着“能战方能胜”的真谛!

你们挺立的姿势,将永远成为镌刻在我们民族图腾中至美至伟的印记!

蝶恋花·春

■薛铁军

梅柳桃杏竞相俏,处处风光,怎似家国好。细雨绵绵润芳草,又是一年春来早。
莫叹齿落发渐少,惊雷阵阵,神州争分秒。富国强军梦未了,青山不老我敢老?



生辉(油画)

郑春龙作



长征

第4144期